

如果有来生，我们是不是可以换种方式相见？谢谢你，曾经那样爱过我。这一次，我们不说辜负。

尘世远

于筱筑◎著

XINGCHEN YANYUAN

W 江西出版集团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尘世

系列·肆



墨沉 隆远

于筱筑◎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数据

星沉雁远 / 于筱筑著.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9.1

ISBN 978-7-80742-515-1

I. 星… II. 于…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08482 号

出版者 江西出版集团·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阳明路 310 号 邮 编 330008
电 话 0791-6894736 (发行热线) 0791-6894790 (编辑热线)
网 址 <http://www.bhzw.com>
E-mail bhz@bhzw.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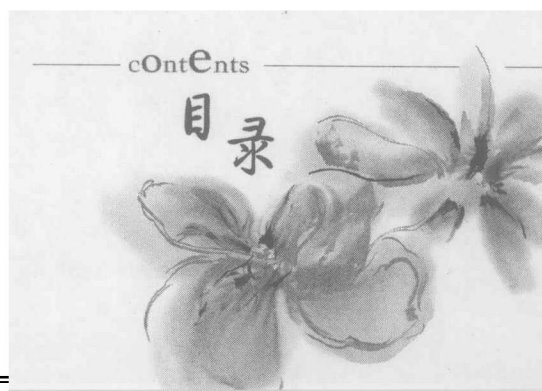
书 名 星沉雁远
作 者 于筱筑
策划编辑 朱光甫
责任编辑 良 森
特约编辑 王 霞
装帧设计 棱角工作室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骏杰印刷厂
厂 址 三河市杨庄镇付辛庄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6
字 数 23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3.8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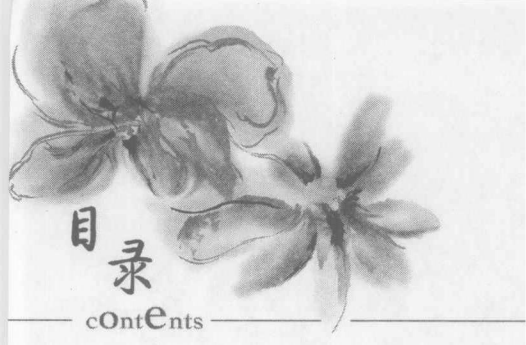
ISBN 978-7-80742-515-1

电 话 0316-3660778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第一章·惊鸿·〇〇一
第二章·重遇·〇一五
第三章·离别·〇三一
第四章·烽火·〇四五
第五章·生死·〇六一
第六章·巨变·〇七三
第七章·猎杀·〇八五
第八章·今生·一〇一
第九章·狼烟·一一九
第十章·鏖战·一二三
第十一章·暗光·一四五
第十二章·搏命·一五七
第十三章·烈焰·一六七





为什么你的寂寞听起来有些着急·二四六

王子甲和蟑螂丁的绯闻童话·二四〇

深蓝色海水，深蓝色心房，深蓝色丝绸的路·二三三

请给木马一双翅膀·二二六

凌晨零点零三分的铃木小摩托·二二〇

孔融说他不寂寞·二一五

长痛长爱·二〇七

巴黎很大牌·一九九

有一天我要炸平柏林·一九一

神不在，你不在·一八二

短篇



二月初六，春雨下得薄。
风宫外，宫女太监跪了一地，个个神情凄惶。
一行数名紫袍国师脸色严峻，为首的长者须发皆白，手持一柄洁白的拂尘，
口中念念有词，以咒语之力将拂尘抛于半空中，然后提聚法力，
白色尘丝在他周身飞舞，闪烁华光。



二月初六，春雨下得薄。

凤宫外，宫女太监跪了一地，个个神情凄惶。一行数名紫袍国师脸色严峻，为首的长者须发皆白，手持一柄洁白的拂尘，口中念念有词，以咒语之力将拂尘抛于半空中，然后幽聚法力，白色尘丝在他周身飞舞，闪烁华光。

宫内，隐约传来稳婆焦急的声音：“娘娘，您再用力……”

一袭龙袍的云王立于廊檐下，紧锁眉头，左手扶住立柱，手背青筋毕现，显是焦灼万分。

太医一拨拨地进去，满头大汗地商量着，床上的凤后双目紧闭，豆大的汗珠掉落下来，她双手抓住床沿，指缝已渗出血。

雨绵延不绝地落着，烟雨空濛中，众人的祈祝声如潮水般漫漫四周。国师一空默语沉沉，双手托起一颗硕大的灵珠。俄尔，他睁开双目，肃对苍天，奋力呼号：“云夏国万民虔诚祈拜，愿神灵般慈爱的上天能够指引迷津，佑我国君……”言毕，祈祝声再次蔓延开去，“愿凭上天眷顾……”

凤后与云王结发多年，情深意笃，此番怀胎足月，朝中上下都不敢怠慢，连云王都彻夜不眠地守在宫外。却不想凤后竟难产，十四个时辰过去了，胎儿仍迟迟不肯出世，稳婆、太医全都束手无策，国师作法多时，凤后仍无法顺利诞下龙胎。

眼看凤后气力耗尽，太医们面面相觑，心知难辞其咎，正恐慌之际，年轻的云王将长袍一掀，径直跪倒，凝目向天，朗声道：“愿凭上天眷顾，如若赐我妻儿平安，我愿大赦天下，永爱子民！”

正在那时，灵珠神光耀目，如置烈焰之中。众人凝目屏息，俯身相受，云王长身叩首，一拜，二拜，三拜。但听得“咔嚓”一声，神光骤灭，天宇澄寂，世间的一切似乎都停滞了，与此同时，清亮的啼哭响彻凤宫，陡然间，风停雨住，天边现出一道彩虹，尽头是金子般的晚霞。

云王一震，起身向宫内奔去。太医已匆匆出来报喜：“恭喜国君，贺喜国君！娘娘诞下一位小公主！”

稳婆用锦缎将婴儿层层包着，抱了出来，云王接过，连声说：“好，好，朕的第一个女儿！”

“公主龙瞳凤颈，面相极贵，长得很像我王呢。”

“好！”云王越看越高兴，沉吟片刻道，“朕和王后百般艰苦，蒙上天垂怜，才得此爱女，希望你能给云夏国带来好运，江山平宁长久，百姓安居乐业。就叫你长乐吧！”

举国欢欣中，只有国师一空向婴儿投去复杂的一瞥。

凤后大汗淋漓地躺在床上，露出疲乏的微笑。云王将婴儿递给她，俯身在她额头上吻了吻，眼里已然有泪光闪动：“朕之前在外面……”云王喉头哽了一下，才继续道，“朕恨不能……”

凤后吃力地笑了笑，伸手揉了揉龙袍上的褶皱：“云江，你说公主诞生时，有彩虹出现？”

云王点点头，正看到婴儿打了一个甜蜜的小哈欠，黑眼睛滴溜溜地望着他，然后向他伸出小手。那么小，那么粉嫩的小人儿，竟也懂得向他示好。云王定睛一看，婴儿的右手腕处，竟有一朵小小的七彩虹胎记，看着她的小脸，他心里疼爱至极，忍不住唤道：“虹儿。”

得不来易的公主长乐带着天赐吉兆降生的，果然是荣宠无双，泼天富贵。她是云王唯一的女儿，理所当然被视为掌上明珠，吃穿用度都是最好的。她的三个哥哥都比她年长许多，均对她溺爱非常，万般迁就。

是以当长乐公主长到六岁，已是一个娇纵任性的小女孩了，天天不学女红，不念诗书，跟着王爷们的孩子一块玩闹，打架掷骰子，哪里都有她的笑声。宫中上下都宠着她，她自是乐在其中，欢天喜地好不快活。

玩伴中和长乐公主最投缘的是镇远将军的小儿子扶远，他比她大四岁，自幼被送到大漠学武，师从天下第一刀客凌寒子，寒来暑往，直到去年冬天回来探亲，随母亲永安公主留在宫中小住数月。永安是云王的妹妹，下嫁镇远将军多年，膝下只有扶远这么一个孩子，还被送去大漠，丈夫镇远将军又长期驻守边关，云王怜她寂寞，特许她仍住在出阁前的丹桂楼，闲时和嫔妃们走动一二。



长乐对平时总和自己一块玩的堂兄表弟早就看腻了，碰巧来了一张新面孔，当然就缠着扶远不放。扶远幼时离家，这些年在漠北吃了些苦头，学会生活自理不说，还养成了老成的性格，是个沉默的少年。他和长乐的那帮嚣张的玩伴截然不同，但长乐偏偏就赖定了他，时常跑到丹桂楼喊他：“扶远，你出来！”

她大声喊着他的名字，眉开眼笑地看着他，扑过来揪他的衣袖：“扶远，我们去找父皇要吃的去！听说未央国进贡了很多特产，一定有好吃的！”

少年扶远不小心笑了一下，那些贡品难道还能少了她的不成？只怕刚走到半路，那边早就将赏赐派了下来，哪儿还用公主自己巴巴地去讨？长乐斜他一眼：“你不觉得这宫里很闷吗？整天等父皇来看我，等天黑，等第二天，等等等，总是失望。”

扶远愣住。长乐又道：“他忙，老不来看我和母后，我为什么不能去找他？”

扶远无话可说，只好跟她去了。都说天子威严，可云王是随和的，笑眯眯地弯下腰和他说几句话，又嗔怪长乐贪玩。长乐吐吐舌头笑，胖胖的肉乎乎地摇着他的胳膊，九五至尊便心软了，留她在御书房玩耍。

云王批奏折，或者召见大臣的时候，长乐就缩在一旁，一双乌瞳的眼睛瞧着父皇，然后捧着点心吃得是一脸碎末，却要等扶远帮她擦去。

皇族的女儿讲究一个知书达理，长乐和她的堂妹表妹们每个月也是得听太傅讲课的，无非是三从四德那一套，眉发须白的老臣讲得口若悬河，长乐缩在最后一排，把书立起来，睡得东倒西歪。

刚直不阿的太傅才不管谁得宠谁失意，人手一份试卷，正午之前必须上交。女孩们抓着头发攥紧笔，瞥着打瞌睡的老臣，窃窃私语。长乐扫一眼题目，叹口气。和扶远约好碰头，却不知他来了没有？起身探头朝外一望，只见小少年穿一身黑色劲装，黑色短靴，头发一丝不苟地束着，正在空地上练武，一把青龙刀舞得虎虎生风。

长乐兴奋起来，猫着腰跳窗而出，胳膊被窗棂划了一下，她也顾不得喊疼，“嗖”地窜到扶远面前：“嘿！”

扶远闻声收刀，一掠额前的头发：“公主下学了？”

“咳，谁在乎那个呀。”长乐满不在乎地摆摆手，“你会武功？教我啦，教我啦！”忽地龇牙咧嘴地一痛，低头去看自己的胳膊，已被蹭破皮，细小的血珠渗出来，扶远惊呼：“怎么受伤了？”

公主受伤可是大事，长乐心知回凤宫后势必会被母后又担忧又责备地盘问许久，索性不声张，只让扶远找宫女要了几方帕子，浸了井水替她敷上。之后长乐耷拉着脑袋一声不吭，眼圈不由自主地红了。

扶远心疼，轻轻摸她的脸：“小公主，以后别那么淘气了。”

“手好痛，你看，我拿不动你的刀。”小公主开始哽咽起来。

扶远被她逗笑：“傻瓜，这可是玄铁铸造的，很多人都拿不动。”

长乐傻瓜一般呆呆地瞧着他：“咦，扶远，你是会笑的呀？我以为你和大哥一样，只会板着脸。”

扶远忍不住摸了摸下巴。

小孩子都不长记性，刚才还情绪低落，这会儿又高兴了：“那你一定要教我武功，好不好？”

“好好好。”少年扶远的原则一再被她打败。长乐得意，想振臂欢呼，没想到牵扯到伤口，咧咧嘴，老老实实在扶远的臂弯里。

“扶远，你为什么要叫扶远？”小公主疑惑地问，“远处有个什么东西快倒了，要你去扶住吗？”

扶远皱皱眉，慢慢地，认真真地回答她：“我出生的时候是春天，母亲说，那年景色格外怡然，正所谓红绿扶春上远林。还有……”他抓抓头发，腼腆地说，“当时边关战事频繁，父亲赶不回来，扶远，也就是夫远，夫婿在远方的意思。”

“我……我听不懂。”小公主喃喃地叫，声音软软糯糯，“不过，扶远，扶远，你的名字真好听。”

扶远忽然觉得，自己的名字确实很好听。



“扶远，我们去抓蝴蝶，走不走？”伤疤未好就忘了痛，长乐活蹦乱跳地笑着，大眼圆转清明，然后亮晶晶地看着他。

扶远只好跟她走。到御花园，长乐简直是飞身扑到花丛里，左冲右突，半天也没抓到一只，只好哭丧着脸：“难道它们都怕我吗？为什么跑得那么快？”

扶远点点头：“对，它们怕死，所以怕你。”

小公主又想不明白了：“那，父王每次要治人死罪，那些人为什么不跑，反而乖乖地跪在那里，哪儿也不敢去？”

十岁的扶远回答不了她，讪讪地说：“来，我帮你抓蝴蝶。”随即运用轻功，动作轻快敏捷，凌空飞掠，在花丛中穿梭，身若游龙，片刻工夫，便捉住六只。

长乐拍着手笑：“扶远，你一定要教我武功！”她小心翼翼地将蝴蝶装进网兜里，手一指槐树，“还有那只！蓝色的！”

扶远又要去捉，长乐眼珠一转：“你教我捉！”

扶远将长乐抱起来，让她骑在自己脖子上，于是他踮起脚，让她用力去够，终于逮住了那只色彩斑斓的凤尾蝶，她咯咯地笑。

云王亲自送前些日子来访的瑞泽国使者凌云王出宫，远远地走过来。这时扶远瞥见了云王，慌张地小声道：“公主，国君来了。”

长乐正举着凤尾蝶端详，浑然不知云王的到来，仍骑坐在扶远的肩头，不肯下来。凌云王的声音近了：“呵呵，这就是天赐的长乐公主吧？我听人说，她带着异象而来，出生时彩虹横贯天空，甚至连胎记也是彩虹？”

云王面容微露尴尬：“这孩子自小顽劣……”瑞泽国地处中原，富庶繁盛，而云夏国立国不过百余年，历经九代帝王励精图治，国力齐整，加上多年来风调雨顺，老百姓的日子过得也算太平稳健。虽不能与瑞泽国抗衡，但这么多年来本着谨小慎微的原则，两国倒也相安无事。

凌云王却哈哈大笑：“稚子童趣，天真烂漫，我却是羡慕得很哪！”

扶远想躲已是来不及，羞窘不已：“王……”

云王拍拍他的头，偕凌云王兀自远去了。

长乐从扶远肩头跳下来，抓着凤尾蝶，兴高采烈地一路飞奔，衣袂裙角环佩叮当。扶远跟在后头追，已是黄昏了，风里传来恍惚的花香。

长乐回凤宫后就全身长斑，凤后急差太医过来，原来是蝴蝶花粉过敏。长乐被涂了满身的紫色药水，恹恹地趴在床头。扶远来看她，她懂得害羞了，知道自己的模样不好看，闹着不让他进来，他就只好规规矩矩地坐在外面，扬声有一搭无一搭地和她说话。

“扶远，等我好了，你再教我一招！”

“好。”

“扶远，大漠好玩吗？”

“不好玩。”

“为什么？听说那里有骆驼，有商人，有跳铃鼓舞的美人，为什么不好玩？”西边的未央小国每年都会向云夏进贡布匹、丝绸和舞姬，其中大漠是必经之路。

扶远回答不上来：“这个……呃……”

小公主不耐烦：“算了，你还是进来说话吧。”

凤后忍住笑，扶远向她躬身行礼，进去了。

见到他，长乐的眼圈又红了，小声说：“扶远，你不准笑我。”

扶远正襟危坐，连忙说：“好，我不笑。”

长乐却扑哧笑了：“扶远，你真是一本正经。”愁眉苦脸地瞧了瞧自己的胳膊，“太医说，以后我再也不能捉蝴蝶玩了，可我好喜欢蝴蝶，怎么办？”

扶远当真仔仔细细地思量了片刻，慢吞吞地说：“那就由我捉，装进一间没人住的大房子里，里面种些花草，你趴在外面看。”

“扶远，还是你有办法！”长乐又说，“手很痛，趴着也很痛，好难受。”

扶远想了想，斜倚在床头，小心翼翼地抱着小公主，让他趴在自己怀里，喂她吃她最喜欢的梅花糕：“我可以教你武功，但不要用来捉蝴蝶，好不好？”



“好。”

扶远还想说什么，却听到凤宫外有人报：“王驾到！”

凤后连忙迎了出去，长乐哭丧着脸：“父王看到我又调皮了，肯定不高兴，扶远，我要不要躲起来？”

“傻瓜，你能躲到哪儿去？”

话音刚落，云王和凤后已经进来了，长乐缩进被窝里，露出两只眼睛楚楚可怜地瞧着云王，生怕受责罚。扶远赶忙就要跪下行礼，云王笑呵呵：“扶远啊，虹儿这孩子也只有你才降得住。”

长乐忽地冒出来，张牙舞爪：“不对，是我降得住他才是！他武功好，但他很怕我。”冲扶远挤挤眼睛，暗示他认可，“是这样吧，扶远？”

云王和凤后一起瞧着扶远，扶远恭敬地回答：“回公主的话，是这样。”

凤后微笑，云王笑的同时，却叹了口气，负手走出门去。长乐不解地问：“难道我又说错话了吗，父王不高兴了。”

正值暮春，凤宫的养心殿外，玉兰和芍药开得正好，一白一红，煞是好看。云王蹙眉：“瑞泽国前些日子造访我国，要求减少我国的进贡次数。”

瑞泽国是天朝大国，云夏国每年向其进贡珠宝奇珍和奇花异草等，获得的赏赐价值往往超过贡品的数倍。而除了这些回赏，使节团在进贡的同时，势必会携带大批货物，从而趁机在瑞泽国做一次大买卖，所以进贡次数越多，云夏国的经济获利越高。

“云江的意思是，瑞泽国不满我国，认为有失恭顺和臣服？”凤后忧心忡忡，她是个弱质纤纤的女子，秀眉微蹙，看上去说不出的柔弱无依。

云王神情一凛：“云夏的国力还不够强盛，虽有未央、白水这样的小国年年来朝，但对瑞泽国始终还得有几分忌惮。”他转过身子，神色黯然，“凌云王自前日见到虹儿后，请求给他的第三个儿子提亲。”

凤后大惊失色：“据说凌云王的第三子是个……”她掩嘴轻呼，“我儿虹儿如何嫁得一个侏儒？”

云王叹道：“那凌云王想必认定了我不敢与之抗衡，是以才会以减少进贡次数要挟。”

凤后已是斑斑泪痕：“云江，我实在不能让虹儿去嫁……”云王也动容了，揽住她的肩头，惘然道，“凤儿，我还记得虹儿出生那天，你受了多大的苦！我怎么忍心让她离你那么远，又怎么舍得让我的孩儿嫁得那么苦？”

“可瑞泽国那边，你又该如何是好呢？”凤后一筹莫展。

云王眉头拧起来，良久后，他长叹：“凤儿，减少与强国的物产交流势必使我国经济受到影响，我是一个皇帝，但我也是一个父亲。”他为凤后拭泪，“在商业上有所滞涩，那就大兴农业吧。我云夏国不能仰人鼻息，自力更生也不难！”

凤后仍顾虑重重：“那如何回复凌云王？”

云王笑了：“当日我便已回绝凌云王，说虹儿和扶远早已定亲。”

凤后眼睛一亮：“不错，这两个孩子素来要好，若是定亲，永安皇妹和我都欢喜万分。”

“但此事必须尽快定下来，宫中耳目众多，难保不会有消息传到凌云王处，那就不妙了。”云王笑道，“虹儿不会怪我自作主张吧？”

凤后笑了起来：“我看那孩子只怕欢喜得很。”

扶远回到丹桂楼，娘亲永安公主将他头发上的一根细小的叶子摘下，闲闲地说：“你爹爹有信来，问起你的功课和武学进展得怎样了。”

“爹爹的信在哪儿？我给他回信去！”

永安公主笑：“还有，爹爹有意张罗着给你定亲呢。”

扶远心里咯噔一下。

“明年开春，你就又该回大漠了，你师傅一身武艺，你才学了个皮毛，怎么着也得待到出师再回来，这一去，可就是十年八年的说不准。”

扶远心里又咯噔一下。

“看上哪家姑娘了吗？”永安公主还是漫不经心。

扶远的脸红了，望着墙上爹爹题的字，脸慢慢地红透了，一直红到



耳根。

“娘待在宫中，掌故颇熟，顾相的二千金比你小两岁，生得端庄淑仪，琴棋书画样样不俗；尚书丁大人的独女眉清目秀，举止雅致得体，去年就托人说过一回的，这些，娘亲心里都有数。”永安公主看着满脸通红的儿子，暗自好笑，“没什么好扭捏的，儿子大了，迟早要成家立业，自己琢磨琢磨。”

扶远立在檐角发呆，呆若木鸡。长乐又来喊他了：“扶远，喂，扶远，你答应教我武功的，快点出来！”

小公主崇拜他，不管玩什么，她总是和人说：“扶远比你们厉害！”下棋、比剑、功课，他没哪一回不把皇族的公子哥儿比下去。有两回，他故意输，她还是笑着扑过来，乐呵呵地揪他的袖子：“扶远，我们去玩！”

他就和她去玩。长乐天资聪颖，一下午就学了几招粗浅的拳脚功夫，忙不迭地四处炫耀。他跟在后头，忽然就明白了。

回到家，永安公主笑：“是长乐那个野丫头呀？依娘亲看，还是找个稳重的姑娘比较好，能管家，入得厅堂，下得厨房。”

扶远小心地为她辩护：“她很聪明的，就是贪玩，小孩子心性嘛。再大一点，要当个贤淑的姑娘也不难。”想一想，又说，“为什么一定要扳她的性子呢？这样岂不是很好？”

宫里便开始传播，原来长乐公主和将军之子扶远早已定亲，只等公主成年，扶远学成归来即可成婚。连长乐都知晓了，便来找扶远，于是闷头闷脑不说话，扶远问：“谁又惹你了？”

长乐摇着他的胳膊：“他们说，我要嫁给你了。”

“咦？那不好吗？”扶远紧张地瞅着她，“你不乐意？”

小脑袋顿时摇得像拨浪鼓：“他们说，我们不能老在一起玩了，要避嫌。”

“不用的，难道你怕他们呀？”

“谁怕谁呀！”长乐睁大眼睛气鼓鼓地看着他，“我谁都不怕！”

“那就是了。我给你捉蝴蝶去！”

小公主又有新花样了：“扶远，我想捉蜻蜓。”两手比画着，“我问了太医，蜻蜓不会过敏的。我们逮了它，用丝线把它拴住，就能像放纸鸢一样啦！”

“好。”扶远从来对长乐没脾气。

初夏，御花园的荷花都开了，清香萦绕。扶远双手一撑，猝然斜飞，身形极快，转眼已在荷池中。长乐站在池边不住地拍手叫好，仰起脸望着扶远，眉眼洁白明净，如同天山上倾泻下来的泉水，夹杂着空灵的植物清香。

扶远在水中奔行如履平地，引得长乐也跃跃欲试，仗着自己也学了几招，趁他不注意，也跳入池中。

青苔很滑，荷池中枝叶纷繁，扶远只听得“扑通”一声，那孩子落水了，她不会游泳，双足乱蹬，狼狈不堪地喊：“扶远，扶远！”

扶远急得脸都白了，一个箭步地冲过来，把她捞上来。长乐的小裙子湿了，脚上满是淤泥，坐在栏杆上晃荡着脚，笑嘻嘻：“你藏私，不肯把轻功教给我！”

“那又不是一夕之功。”扶远忽然就生气了，虎着脸道，“我去捉就够了，你为什么也要下来？”

长乐无辜地看着他，小小声：“我想和你一起捉。”

扶远的心软了，默默地看着她，不说话。长乐问：“扶远，你在想什么？”

“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扶远站在午后明媚的阳光下，庄重地对眼前的小小女孩许下承诺，“只要你开口，我就会去替你做。”

“那我呢？”小公主偏过脸去，皱起小鼻子，“可是，我想和你一起去捉。”

小公主手上沾满了很多淤泥，扶远根本不在乎这些，轻轻地牵起她的手说：“长乐，我们永远在一起。”

隔天长乐又来找他，悄悄地说：“扶远，宫外是什么样？我还没见过。”



“宫外有小摊，卖好多小玩意，风车啊，小泥人啊，棉花糖啊，还有小酒馆，里面有好吃的烧鹅和莼菜汤……”扶远只有在长乐面前，话语才多些，说着说着声音却小了下去，“那还是我小时候见到的呢，后来我去大漠了，再后来就回宫了，路过市集时也没时间好好地看看。”

长乐就等着他这句话：“好，那你带我去！”

扶远吓了一跳：“长乐，这可不是小事……”

长乐撇嘴：“前天还和我说，只要我开口，你就会去替我做呢？”

扶远语塞。长乐开始凶巴巴：“我自己去求父王，让他放我出宫去。”

如果云王同意让她出宫，她早就能出去了，何必等到此时？扶远想笑，脸上却正气凛然：“公主出宫是大事，这个嘛，要从长计议……”说实话，他也没想好找个什么理由出宫，这需要策略。

长乐不理他，径直向前走。扶远苦着脸跟着：“长乐，你要去哪里？”

“出宫！”长乐越走越快，然而，她照例被侍卫拦住，侍卫语气再温和不过，却毫无商榷余地：“公主还是请回吧，出宫非得圣上口谕或令牌不可，小的只是秉公办事，虽能体谅公主的心情，却很为难。”

扶远赔笑道：“长乐，我们先回去，再想办法，不急于一时，对不对？”誓言仍言犹在耳，一路都很懊恼，失落万分地默然走着，看到前面那个走得歪歪扭扭的小小身影，他心一横，赶上去说：“长乐，听说南面有一片湖泊，天鹅停泊在水草中……”

小公主起先不答理他，渐渐地听进去了，扭头望着他：“那是哪里？”

“就在宫内，那儿还能捉到蜻蜓呢。”扶远惴惴难安地瞧着那双小鹿般澄澈的眼睛，闪烁着亮光，一咬牙，“我带你去。”

小脸顿时如花绽开，揪着他的袖子，昂着头笑：“扶远，我们去！”

穿过迷宫般曲折的回廊和重峦叠嶂的屋宇，花园，庭院和天井，扶远牵着长乐愈行愈远，慢慢地路况便荒凉起来，扶远谨慎地拉着长乐东躲西藏，时而躲在假山后，时而躲在灌木丛中，等三三两两的宫人走远才窜出头。长乐不明所以，但觉得神秘，使劲绷住笑，小脸红彤彤。扶远缩在她身旁，听着她细微的呼吸声，侧过头看着她的笑颜，心里暖暖的。